

經部

融堂書解卷四

宋 錢時 撰

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曰有扈氏禹之後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觀大戰之情狀必有素謀必有憑恃必有黨與必非倉卒苟為抗逆之計孔子序書書戰而不書伐所以微

寓意于君臣之大分不曰有扈何罪不曰夏王不曰征而獨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春秋責賢者備其旨深矣若有扈之罪則固不待言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先書大戰于甘而後書乃召六卿者非大戰而後始誓師也看得啓之戰初亦易之謂臨之以兵必可讋

服且因以弭四方反側之謀耳不意其陸梁如此也師薄城下傲然抗逆畧無君臣之分且將出而與我大合戰啓于是始不敢輕視始召六卿來前而嚴飭之故曰乃召六卿若未逆命而班師敷文德而舞干羽則無此大戰矣自古世代革易取五行迭王如木德王火德王之類夏水德月建寅威侮而怠棄之是不用夏之正朔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命謂天命即出師之律也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五子皆太康弟謂之昆弟者指此五人而言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禹之明德遠矣再傳而黎民咸貳何也禹以憂勤啓祚太康以逸豫喪邦其事相反此五子所以述大禹之戒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

予視而下十句凡兩節前後相應皆是言我之不可忽者如此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觀此二語使人悚懼常人千失萬過漫不知省禹以三失為大戒垂訓後昆可見聖人修身瑩然玉潔略無微瑕之可指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信夫禹于是復申言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與上文相應視一愚夫愚婦且足以勝予況臨兆民當如之何故又曰為人上

者奈何不敬此一敬字正是不見是圖實用工夫處

此章言有國家之本在民而臨民之本在敬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又舉皇祖之訓言所以喪天下之禍根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上二章述皇祖之訓開陳所以保天下與夫喪天下

之兩端此下方指太康敗亡之禍也堯都冀故曰有此冀方昪既距河則自河而北已非我有故只指冀方為言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是冀方非禹之冀方乃舜之冀方非舜之冀方乃陶唐氏之冀方也豈太康之私物乎道者三聖相傳之道也紀綱者所以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即此道之妙用也今太康失三聖相傳之道亂三聖相傳之紀綱而滅亡三聖相傳之都邑惜哉何所逃其罪也哉此章首以陶唐氏為言

源流深遠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上章謂太康滅亡冀方乃滅亡帝堯揖遜之都邑已是深切此章又自其家而言謂禹垂法後昆無所不備而太康荒墜之以至覆宗絕祀尤更深切也禹以明明之德著而為典無非大經作而為則無非大法以至定為制度無非大公至正之用是故有典則遺

其子孫實家傳之成規關石和鈞制在王府可世守而不變一世遵之則一世宗社生靈之福百世遵之則百世宗社生靈之福太康不能遵承荒墜其緒而至于覆宗絶祀豈不甚可痛哉太康既廢仲康繼立夏之宗祀未嘗覆絶而此歌云然者蓋作歌時羿方據河之北以距太康是都邑皆為盜區而未有立仲康之事也故直以覆宗絶祀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懐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二章言滅亡冀方四章言覆宗絶祀至此末章又切身而言其閒稱予者屢屢悲傷悔罪若出于太康之口者蓋切代太康爲哀痛之辭以盡無可奈何之情狀也歌凡五章五子所作而詞旨相續淺深次第若成于一手者玩詠三復可敬可嘆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子序書獨曰胤征之不書王命何哉明非王命也蓋羲和世為大臣羿一旦因民弗忍直據都邑距太康于外而立仲康遂專國政觀後來簒逆之事則其包藏禍心必非一日羲和遐棄厥司徑往封邑日從事于酒殆不止為酣飲而已若止是酣飲執而罪之甚易辦者安用張皇征討而有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誓耶竊謂羲和不平于羿當時必有相與共起而謀之者惜乎羲和忠君之志未明而失職之罪先著

羿遂得以為之辭焉然則胤之往征也實羿命之非仲康之命也故孔子首書湎淫以正羲和失職之罪不書王命以著賊羿無君之惡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可于是乎見之矣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下乃作書者叙胤侯出征之大意也太康失邦仲康嗣立始復帝位以有天下乃命胤侯為大司馬掌

六師胤侯出征仲康之五年也曷為于此書肇位之事乎蓋追記胤侯入掌兵柄之始以明今日出征來歷也羿既立仲康即以兵柄付之胤侯此其為謀深矣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斷以大義固無所逃罪然張皇六師如討抗逆之强國他無可數之罪而專以荒酒為辭則當時情狀亦可想見此言胤后承王命徂征孔子作序后與王命俱削不書而獨曰胤往征之小人姦謀詭態如揭覆藏于青天白日之下安

所逃遁哉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告于衆曰而下胥誓師之辭也其辭三節自聖有謨訓至邦有常刑是第一節首言先王之事以證羲和之罪也徵即庶徵之徵在君之德有修廢則在天之

徵有休咎徵者君德之證也往聖詔後有謨有訓貴在明庶徵之應以定保守之道若庶徵不明君心無所警懼自非上智之主安能乾乾兢業保守而無失哉自先王克謹而下乃因明徵而定保守之實也天戒即咎徵也凡災異之至皆天之所以警戒人君者是故我先王則能致謹于天戒恐懼修省無敢怠荒臣人亦因天戒能有其常法不敢墮墜然又不特守常法而已以至百官之衆皆盡修輔之義修者彌縫

其君之缺失輔者翼贊之使無偏邪此君心所以不放逸不昏惑進于明明之盛也然又未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行于路曰爾官衆當更相規正也爾百工各執爾藝以諫于上也其或不恭言不遵所徇則邦有常刑先王之世事體如此今爾羲和姑無望其修輔姑無望其規諫明徵之職正在于汝將安所逃其實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

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鼔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上節既明先王典刑如此此節卻數羲和之罪所以干先王之誅也先儒謂羲和夏之忠臣胤誓師乃文致之辭愚謂此卻是道其實不得謂之文致也但謀羿一節胤隱諱而不敢名言耳看得羲和只是忿悶不平于羿其心鞅鞅如狂如眩故遂決然舍去欲起而圖之沈縱于酒不復顧念當時亦有一等忠義之

士慷慨激烈相與合謀舉事事弗成而迹先露以至于敗此則羲和疎脫迷繆之咎非忠于為夏謀者也何者羿之惡逆天下之公忿也羲和為國大臣從容圖回豈無其道陳平日縱酒無一言卒能交歡絳侯以誅諸吕定劉氏此固不足多也且安有天子在上身為大臣有官守有言責委而去之略無所忌惟務沈湎私植黨與昭昭然有謀動干戈之跡而不及于禍者且自古輕慮淺謀欲誅君側之惡人以至為身

速死為國速亂者多矣謂之忠可乎孔子序書首正羲和之罪略無一字假借與胤侯專征兩不相掩此真萬世之公論不可易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第三節乃號令軍師之辭也上兩節明先王之法數羲和之罪辭明義正凜然畧無滲露至此則其情狀有不可得而掩蔽矣政典即夏之司馬法周官曰政典是也觀上節所陳羲和不過一沈酣荒酒之徒何有于渠魁何有于脅從有渠魁脅從之可指則是羲和謀動干戈事狀已大張露夫以大臣而謀動干戈于私邑若圖不軌其罪豈不重于湎淫廢侯數其罪乃無一語及之情狀可見矣大率誓師往往于戒

飭之末方言賞罰而此獨首明必殺無赦之罪蓋是役也乃是以叛逆而伐忠義當時六軍之衆皆無人心則已儻有人心何忍加誅胥亦知犯順興師人不我服只得先壓之以威而後方與之言一則曰天罰二則曰王室三則曰君命太凡欺天者好指天為誓無君者必尊君為辭小人之常態也況胥所謂脅從乃無非忠義之士一旦挾私而殺之于心固有不安焉特曰罔治以示寬大亦其勢不得不然耳及于篇

末復發嗚呼之嘆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且征討所以伸威也曷為以愛為言若凶徒逆儔犯天下之公忿王師所向人人効死何愛之有哉蓋羲和之兵與胥今日驅之而出征者本是一家初無怨咎譬如骨肉情義一旦迫于逆賊使之自相屠戮當此之時威勝耶愛勝耶此胥所以深懼人心或奪于愛不能有濟而直迫之使用威以遏絶其尊君親上之至情以遂其叛逆之奸謀也

嗚呼可憐矣哉使羲和討賊有方名正言順豈不足以遏横流之禍惜也迷謬不審先投虎口適以稔其惡以成他日之篡逆羲和至是亦無所逃其罪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此帝告釐沃二書之序也帝告寔商書之首後世以湯誓為第一失其次矣今書雖亡只當以序為正　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篇陸德明釋文云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倶通孔穎達正義謂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故附此卷之末惟鄭康成所注尚書大傳以帝告冠湯

誓之前錢氏葢因其例故云書雖亡只當以序為正第永樂大典不著卷目今仍依注疏附夏書後契

父帝告居亳帝舜始封契于商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至成湯十四世八遷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云相土居商丘而漢孔氏又云湯自商丘遷亳漢去古未遠此說當有所據然以事理考之自契至相土纔三世不應相土之後直至成湯方遷必是累世數遷復有居商丘者故成湯自商丘遷亳也據經傳所見如此其他不可得而攷矣先王帝嚳也

自契以來屢遷及是成湯遷帝嚳舊都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或曰帝告即帝嚳湯謚也名天乙釐沃二字先儒謂釐治也沃沃土也以字義觀之遷亳而謂之治沃土語似有理然書既亡亦難盡攷矣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時湯為方伯故得專征仲虺作誥止曰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亦曰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而夫子序書獨書曰葛伯不祀嗚呼至哉惟聖知聖湯之心非

吾夫子孰能發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所以承祭祀事鬼神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無非此孝弟也君國子民而為宗廟社稷之主荒淫怠慢至于祀廢而不講是不知有山川鬼神且不知有祖先矣人而不知有祖先不知有山川鬼神是與禽獸無異況有國有家者乎葛伯不祀湯遺之牛羊又使亳衆往為之耕直至殺童子奪其餉乃始征之葛伯之征雖發于仇餉而事始于不祀禮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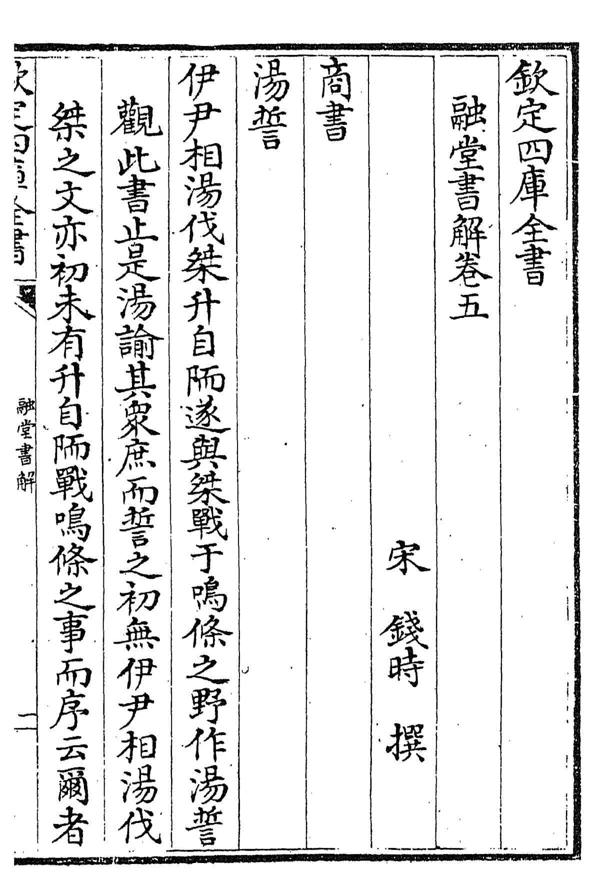
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湯征諸侯而首懲一不孝不敬之人此肇修人紀表正萬邦第一著事夫子畧其殺童子之罪而專以不祀書之嗚呼此湯之心也非聖人其孰能與此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此二書其作于末後之一反歟鳩方湯之二賢臣也尹方入北門忽見

此二賢各陳叙其所以復歸之故史氏紀之而成二書惜乎其不存也書雖不存而夫子之序大畧可攷曰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即此二書之大旨必是具言夏之所以可醜者如何而相湯伐桀之論定于此一醜字矣鳩方二人若是同時相見叙述其事似不必各為一書必是各有陳述邂逅二人亦不必同時也鳩方名上各加汝字如汝舜汝禹之類蓋伊尹呼而語之

融堂書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書解卷五

宋 錢時 撰

商書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觀此書止是湯諭其衆庶而誓之初無伊尹相湯伐桀之文亦初未有升自陑戰鳴條之事而序云爾者

此夫子特書伐桀之始末所以深明乎湯之心也蓋當時天下雖被桀壞得如此狼狽然其事體全繫乎伊尹一人之去留觀湯薦尹于桀初何心于伐桀也尹去亳適夏亦何心于醜夏也使桀一旦感悟得伊尹而用之則湯與尹固桀之聖臣也一聖臣居中以輔成君德一聖臣居方伯連帥以討伐不義之諸侯則天下即日可以丕變豈不大幸豈非兩聖人之本心哉夫何五就而不能用終使伊尹醜夏而歸而伐

桀之謀遂定夫子是以深明伐桀非湯之心也伊尹實相之也特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非罪伊尹也明桀不能用伊尹不得已而後有相湯之事也旣醜有夏復歸于亳與此序屬辭比事而觀事理甚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自陑而升以向安邑此湯行師之道也與武王師渡孟津同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先儒謂桀猶在上未當稱王此言王曰者史氏之追稱也愚見不然湯奉行天罰誅一獨夫耳若謂桀猶在上未當稱王則是猶有君臣之大分如天地之不可易置也今日之師豈宜輕舉乎湯之革命固定于誓師之日也湯雖不自王而當時固已王之矣此書王曰正是史官實録夫復何疑不然則仲虺之誥實作于大坰湯返未及國而曰錫王曰惟王曰王懋昭者不一而足亦謂之追稱可乎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正夏言正統也今汝其曰猶言今汝何不曰也今汝何不曰夏之有罪一如我之有罪乎時日曷喪言有日在上何時得汝喪亡乎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予其大賚汝史記作大理汝分明有舉理其事意思

孟子所云勞之來之來字亦是撫徠安集之也先儒

以賜訓賚恐未盡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湯既勝夏嘗欲遷其社于商矣已而又不忍使夏之

社竟廢故不可不可者非欲之而不可得之謂也所

以見湯忠厚之意也夏社臣扈二書雖亡要無非陳

述其始之欲遷與夫所以不可之旨耳喪國之社屋之先儒謂此制恐始于湯容有此理使湯之前已有此制則必無欲遷之議三書亦不必作也疑至未詳或謂同臣扈為遷社之議者然經傳無攷難遽信也

臣扈湯臣逮事太戊

夏師既敗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遂從之者遂從而追之也誼伯仲伯湯之二臣也典

常也明此寶乃有國之常寶世代相傳所不可無藏之祖廟所不可失者桀不能守而湯得之必當有以寓其警戒之意矣若非有國之常寶是乃桀之所亡者湯必不取也且一舉兵而首利其寶玉雖張良蕭何亦所不屑而謂弔民伐罪順天應人者為之乎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一書一反一覆極言竭論所以相規相勉者不

一而足殆非徒為湯開釋而已也史氏既具言虺德之事而夫子序書不復再及止書歸自夏以著作誥之時書至大坰以志作誥之地極有味于此備見返未及國便作此書正是因其虺而急投之嗚呼是仲虺之心也惟吾夫子知之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舉師之初而有稱亂之嫌卒伐之後而有慙德之語嗚呼吾是以深悲聖人之不幸也口實者借之以實

其口猶云藉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仲虺作誥第一節也禹數苗罪只是箇昏迷仲虺數桀罪亦只是箇昏德自古聖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無他恐少懈即昏耳吁可畏哉惟其昏是以民罹凶虐勇智即聰明也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靈

明無體妙用無方以其自剛健而不屈謂之勇勇非
血氣也以其自睿照而不惑謂之智智非思慮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
此第二節是申言桀之所以亡者極形容得桀之情
狀嗚呼聞善言而拜之夏之所以王聞德言而欲害

之夏之所以亡斯可鑒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第三節是申言湯之所以宜王者惟王二字是承上文數桀之罪而言惟猶獨也勉于德者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勉之以賞惟已者一斷之于已也寛與仁

非二事然亦不無輕重仁則未嘗不寛寛則未必盡

仁乃葛伯仇餉乃字正承上文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

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

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

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因湯慙德而作誥上三節具言桀之罪湯之德

與夫天之厭夏而與商人之所以苦夏而歸商以見弔伐之師乃是理所當然湯所不得辭其責者到此卻都不明言湯不必慙亦不答其來世口實之語但極陳存亡之道規警而諷切之此乃乘湯方慙之時不待返國急急納忠此正仲虺作誥之本旨也自佑賢輔德以至篇終語凡數轉大槩只是一節意無非推明推亡固存之道賢者人佑之德者人輔之忠者顯揚之良者伸遂之此天下之常理也柔弱而不立

者人兼幷之暗昧而不明者人攻伐之亂者人取之亡者人侮之此亦理之所必至也是故弱昧亂亡皆亡之道桀之所以亡也賢德忠良皆存之道湯之所以王也凡亡之道吾推而去之使無有凡存之道吾固而守之使勿失夫如是則有佑輔無兼攻有顯遂無取侮而邦國乃始昌明矣此仲虺承上文夏商之明效而推極此兩端進戒于湯終篇衮衮一反一覆無非此旨最為深切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黜廢黜也湯既放桀不復纘承其後而夏之統絶矣故曰黜夏命所謂革命也不居夏邑而返都于亳明告天下以革命之意而作是書也故曰復歸史氏止云湯歸自克夏至于亳夫子序書特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便見得已承大統而與天下更始其義昭昭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首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見得勝夏而歸纔至亳都便作此語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民有恒性民皆可以為善也聖人視民如一體只是見得其性相近耳降衷之義先師論之備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
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
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
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
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簡別也有善有罪萬方之衆羣仰屬于一人而實定于一人之心一人心與上帝相貫通則上帝之心即一人之心也上通帝心下協民性方是上下同流綮此

解祇釋爾有善至無以爾萬方一節不應前後皆無訓釋疑原本有闕文

咎單作明居

先儒謂咎單爲湯司空作明居一篇明居民之法也

不知何所據書自明白無可叙者故直書曰咎單作明居與伊尹作咸有一德之類同

伊訓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伊訓肆命徂后三書之序也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也故序以年書孟子亦周人也故亦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葢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卒又其弟

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以太甲嫡孫嗣立耳謂之太丁未立則是已為儲貳況書謂太甲既立不明則是未立之先亦不為不明矣伊尹安得舍嫡長而立一孩孺乎太史不悟年齒遂謂外丙在位三年仲壬在位四年然則太甲嗣位當在湯崩七年之後何故孔子序不曰仲壬既沒而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乎先儒因是未免異同之論是不信先聖之經而徇後世記傳之謬也大不可且不特先聖之經可攷而

伊尹告太甲凡五書始末亦甚明伊訓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太甲初立侯甸羣后咸在伊尹奉新君見于乃祖成湯之神位而告之也若太甲在外丙仲壬兩君之後則其初立時有仲壬之几筵在安得不告于新薨之君而獨見乃祖乎太甲上篇營于桐宫密邇先王其訓王徂桐宫居憂桐宫湯之墓也往湯之墓側而居憂位是居湯之喪也若喪仲壬安得居湯之墓乎其

他如惟我商王布昭聖武即云今王嗣厥德如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即云嗣王丕承基緒伊尹諸書所稱先王皆湯也如此類不一而足辭無間隔事理甚明若一再傳皆短祚又皆伊尹所親歷安得告太甲時略無一語及之太甲嗣湯而立無可疑者學者只當以聖經為證肆命先儒謂肆陳也伊尹陳天命以告太甲也徂后先儒謂徂往也述往古明君以告太甲也二書既亡雖不可攷然訓義明白似亦有理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
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
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
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案伊訓解永樂大典原闕

融堂書解卷五

融堂書解卷六

宋　錢時　撰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三篇始末此序數語提盡太甲之先未有敗度敗禮等事既立之後病證方出故孔子序書特曰太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若未立而已不明則伊尹當别有處安得苟然立之而後放之也不明二字乃太甲自叙實語故孔子亦只拈出此二字以斷之放廢也書但云王徂桐宮居憂而孔子特書曰放與南巢同例何也先儒謂不知朝政曰放凡天子亮陰則冡宰居攝朝政固未嘗與也何獨一太甲也哉葢太甲居喪敗度敗禮全然繆妄故使之闃然屏處于外與常人無異是放也不謂之放則當何以名之吾夫

子直書曰放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雖然必若伊尹者而後可也思庸自思前日之昏庸也三篇皆作書以告太甲是太甲一事之首尾史氏類聚總以太甲名篇首篇云伊尹作書次篇又云作書若第三篇卻只是伊尹全書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肖言天之明命直將成湯聖敬日躋學問全行提出相亦惟終相亦罔終方見休戚相關之至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丕顯先儒以為大顯其德未安聖人純德孔明無時

不顯何晝何夜何蚤何莫必日出而大顯其德豈昧爽之先有不大顯乎丕顯天大明也旦日出也言湯自天未明以至大明常坐待日出急急求賢以啓迪其後人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率乃祖攸行須知能顧明命方是率祖湯之急于求賢皆是天命所當然惟懷永圖直為太甲作通盤計

較是何等懇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宫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茲乃不義以至無俾世迷是與在廷議桐宫時語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奉嗣王歸亳始克盡人臣之職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以伊尹卒能奉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作書獨首發君民相須之義前此許多訓語都只就太甲身上攻他病卻未暇及此正如蕩子不務職業一旦悔過而歸其長上方以家事語之此伊尹至喜至幸之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此正太甲思庸之實語也伊尹告太甲所存者五篇而太甲止數語嗚呼非真實有見透脫病根改過明白無所疑貳安能傾倒吐露如此其的哉自昔者不惠于阿衡以至惟庸罔念聞以至王未克變太甲必煞多言語為史氏所畧至克終允德正是善端方萌何故亦畧不記録一二大率人初有見故習乍脫雖知自怨自艾意態安能頓除剖白罪狀敷陳情款未

必十分特達痛切史氏畧之于允德之初而獨表彰

其歎語見得前曰所言未必如令日之特達痛切者

不明于德一語不是德上有見如何道得出如何知

得下面許多病都在不明于德上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

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允德實德也千失萬過皆從不實上起一毫不實虛僞百端豫怠二字正是截太甲將來病根縱欲之事今雖無有而宮庭舊觀依然在前故態惡習處處皆是熟路少有逸豫懈怠即縱欲矣奉先則當思孝凡履尊居正繼志述事少有愧于心非孝也非獨有事宗廟而謂之奉先也接下則當思恭凡深宮廣殿侍御僕從少有乖于禮非恭也非獨體貌臣鄰而謂之接下也案此下疑有闕文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至此重複致誥言天位之艱太甲向來只緣以位爲樂所以縱欲而不自檢安知此位之不易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無輕民事見得民事之重便知天位之艱懋勤厥德

是慎位以安民終始如一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尹前面専說進德此却教之以聽言舜告禹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即繼之以無稽之言勿聽正是此意

逆心遜志之言慮太甲就逆順上把捉未定桐宫一

悔安可恃哉伊尹此言正是防有變動兩個求字提

得極緊兩個必字斬然截然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于此復發嗚呼之歎埋頭說起都不言所慮所為者何事而其指歸乃在元良至哉斯言正所以啟太甲致知力行之機而使之知所用力之地也見有未明識有未達一觸而悟思之功也為即力行所以成也思而得之不力行之則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何貴于得也伊尹前面主德之一路但說不可不謹其所與及論敬德功夫亦不過明自下自邇之訓惟艱惟危之訓求諸道求諸非道之訓都只從頭鞭辟向此一路卻未曾親切提他如何用工曰慮曰為方是發蹤指示的的之要旨也伊尹至此辭旨已盡無復他說但只要為君者循守舊政不使辯言亂之為臣者雖已成功不可以寵利居之先儒謂此是伊尹告歸張本其實不然此所謂罔以寵

利居成功者非必成功即去之謂也臯夔稷契豈必皆奉身而退而後為不居乎葢微以成功為功即是居成功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復辟告歸而作是書義已明白故孔子止曰伊尹作咸有一德不復詳序也一德二字方自伊尹拈出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叙謂既復政厥辟書又謂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太甲歸亳未幾即告歸也夫太甲既立不明伊尹費許多訓戒費許多區處令幸悔過所以倚賴于師保者方深何求去之亟哉易之小畜以臣而畜君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上九者畜之極小畜之道成也故既雨陰陽和也既處畜之而已安也

是太甲悔過復辟之時也月幾望則將與日敵矣君子于此猶進而不止則凶況桐宮之放自古所未有聖人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伊尹所以急歸歟雖然不能不深慮也下還宮庭遽離師保立德未固舊習易生不是君臣之間皆有一德則轉移搖奪在反掌間耳故將告歸之日專發咸有一德之旨極言天命人心之向背與夫國祚之存亡全係乎此德所以陳戒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有命即有德者旣曰有命又曰一德何也有命者固是其德為天所命然亦有有德而天不命之不得以有天下孔子是也必也歷數當在躬方謂之有命眷求一德所以兼舉而並言也非天諄諄然有言以啟迪之也陰相默佑使之足以有為若推之使出而不

容已者無非天之所以啟迪之也然論咸有一德受天明命直自謂尹躬暨湯將已與湯並說畧無遜避何耶先儒以伊尹自任天下之重者如此殊不知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與他人事體不同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固湯之言也順天應人實是此二人共成其事況于太甲分為君臣義實父師今將告歸悵不罄竭安得不以實告而事世俗形迹之嫌哉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

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本一也二三者非德也意也不動乎意純明渾融雖應酬交錯萬變萬化未嘗不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

厎烝民之生

此段當作五截看新服厥命而下是欲太甲以德自勉也任官而下是欲太甲擇一德以自輔也德無常師而下是教之以師資一德之法也俾萬姓而下是教之以證驗一德之實也克綏而下是極言一德之效也太甲即位幾年矣如何謂之新服厥命葢桐宮之放令始復辟是新服厥命也左右大臣爲師保則必惟其人斷斷曰其人正是指言一德若伊尹者真

其人也何也大臣之事上則輔成君德下則澤潤生民致君澤民甚重甚大可易用乎可不謹乎必惟和惟一者而後可也和融和也日用純一融融怡怡所謂和也和即一一即和也觀伊尹所論獨言尹躬曁湯其他諸臣皆不得而與則是非純德孔明優入聖域豈易當一德之名哉雖然有臣而不知所師師而不知所擇猶無益也大凡進德初無常師惟主其善者以為師善亦初無常主惟合于能一者乃為盡善

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其徒乃見許行而大悅謂之主善可乎孔子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至若文王既沒斯文在兹的的傳心所謂符節之合者則斷不容泛及其協于克一之謂乎雖然自以合一而未至于大同亦未善也直是萬姓之衆莫不皆曰大哉王言庶乎其可也然徒王言之大而未信王心之一抑猶未也既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方是心口相應方是表裏如一而後一德之在我

者非偏見也非曲學也四海九州大同之心不可誣也夫如是始能安先王之禄而永致衆民之生矣嗚呼伊尹為太甲講明一德其精密如此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上文無非敎太甲勉進一德可謂備至矣然或有自廣之心則非所以一德也于是復發嘆而言夆

拳如此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伊尹既告老死于家而沃丁葬之于亳以三公之禮葬也序曰既葬曰遂訓葢伊尹元老雖已致仕所謂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者及既葬亡矣不可復見矣咎單遂訓沃丁以伊尹之事而作是故名沃丁非特明謨大訓使沃丁知所守而咎單亦守之以為鵠的也既葬遂訓若不容少緩者亦是乘

沃丁尊禮咸慕方新而急投之咎單湯舊臣作明居時已為司空太甲没而沃丁立其居輔遺託孤之任者歟伊尹論咸有一德惟曰尹公暨湯及其身後雖同列故老猶不忘取法自言之而無所嫌人法之而無所忌嗚呼盛哉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伊陟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也史記云亳有

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莫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是此書作于治王家有成之後也序不言太戊問伊陟一節而徑言伊陟贊于巫咸葢此序專為咸乂四篇而作巫咸因伊陟之贊而治王家有成故史氏追述始末而成書也大抵妖祥隨感而生禾異畝同穎所以彰周公之德桑楮合生于外朝豈

居燮理之任者于協贊之義有虧歟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巫咸必是專總理王家庶務者伊陟所以特贊之也史記曰陟對太戊之言云云而孔子特書曰伊陟相太戊則其責殆有歸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此伊陟原命二書之序也太戊贊于伊陟宜懼而有問卒從修德之說而有是歟原臣名既贊伊陟而遂

命原故有曰伊陟曰原命二書皆因贊伊陟而作也書雖不存要無非君臣問答修德弭變之言耳桑穀有祥伊陟贊巫咸太戊贊伊陟君臣上下戒謹恐懼如此此太戊所以為賢而伊陟承家法先儒因書之先後遂謂伊陟先告巫咸而後告太戊殆未必然諸書雖皆桑穀一事而二序乃因書之篇次而作史記所言次第可攷況書之作又各有首尾正不必泥也禹宅帝位已載之大禹謨而皐陶謨益稷所記往往

皆未宅帝位前與同列問答之語豈可以篇次定事之先後乎

仲丁遷于嚚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湯始遷亳至仲丁乃自亳遷嚚陳遷都之義而作是書也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云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仲丁遷嚚再世而復遷也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之子自仲丁再傳而河亶遷相自河亶一傳而祖乙遷耿雖曰有因而遷然河亶甲時殷道復衰矣衰世之君豈能為可久規模宅都定卜必不甚審隄防捍禦必不甚周所以數數不定如此祖乙賢王又有巫賢為輔遷耿之後雖圯壞于水但只修德不復議遷直至盤庚七世而後始治亳殷也愚謂遷都之疏數固係人君之賢否國體之盛衰湯遷亳

祖乙遷耿皆數世亦必是規模可久非偶然也因感

圯耿不遷有堅忍特立之見與泛泛挈挈者不同故

發斯義案此本鄭康成之說惜書不存不得見其所以不遷之

舉措耳耿地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融堂書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融堂書解卷七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謄録監生臣龔燧

融堂書解卷七

宋 錢時 撰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今復遷亳為五經言于今五邦是自湯至盤庚凡五遷也殷者亳之别名遷都之書不一而此序獨首書盤

庚五遷何也曰此為遷亳而書也亳乃先王舊都凡五遷而後復返于亳故特書之亦猶帝告釐沃之書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故首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他書皆不著幾遷而獨書于此二序善之也此孔氏之書法也然商自有天下以來四遷書雖不存而序皆無怨咨之事何獨盤庚乃爾鄭重耶曰耿地餚益人皆利之亳依山其民勤苦出產必不如耿故雖分離蕩析而依依戀戀終無去志所以浮言得而搖

之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有居指亳也民蕩析離居故指新邑為有居也于茲

指亳殷也史記首書遷于殷與此于茲正相應兼下有于茲新邑之文則此于茲指亳甚明盡予忍切儘也謂我成湯以來既爰宅于亳矣非我今日創為此也為重我民命無使儘沈淪于死地而不能相正救以全其生斷命斷然一定之命也亳先王故都實開基立國之地故曰先王之大業也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

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播告之修其所以敷播告諭乎民者也厥指者其諭民之指也凡播告之修能宣達上之德意志慮使所欲為之指昭然顯白無所藏匿故先王亦知言之所播指無不達是用大敬其事不敢輕舉妄動無有過

逸之言而民亦用是莫不翕然大變惟上之從矣今汝等共起而信險阻膚淺之言我不知汝所訟果何為者也非我自荒此德不能進修以至乎是正為汝等含茹我寬容之德不畏懼我一人之故

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當時在位諸臣不但不為國家計久遠之計乃不畏戎毒于遠邇直是播惡于衆乃自謂有德可以自安亦愚矣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上文言不畏戎毒于遠邇止是說有位不恤民之被禍此言惟汝自生毒卻專言有位之自取禍令使之吉言則知當時浮言胥動起信險膚必是動之以可畏不祥之語也民情摇摇方被有位鼓扇是信其言也仍須得有位以善言調和之庶幾聽從乃奉其恫乃是捧持其痛慘之禍在手盤庚之言一節緊一節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

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上節既言當正典憲以聳懼之矣然而不輕用也于是復論乃祖乃父之勲舊兼言非罰非德之不敢此最見得盤庚包蓄嚴密處非罰言非罰而妄罰也非德猶言姑息以為德也盤庚謂古我先王至于爾祖配享無非不忘舊人之故雖然有善蒙賞是之謂福有罪蒙罰是之謂災其福其災係其所作我雖不用

非罰若真有罪則不容不罰我亦斷不用姑息以為德也觀敢大言有積德之情狀則知所以敢于傲上從康者正以憑恃勲舊之故三復非罰非德之言正破其的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上文數節警告已悉矣于此乃示之以斷然一定之
說復兼言賞罰以示必罰之意也老成人是同爲遷
都之謀者令傲上從康則必以老成之謀爲不然矣
是侮之也孤是無所依者幼是童穉未能自立者遷
之則孤幼亦隨以獲安令不遷而使之不免于水患
是困弱之也先王圖任舊人故民用丕變令老成人
之謀而有位者侮之何其異哉觀此一輩輕進少年

正在老成孤幼之間其無知情狀歷歷具見于是復承上文非罰非德之旨兼賞罰而申警之用罪而不當則非罰也用德而不當則非德也死謂不從遷者此書首言重我民無盡劉則不遷而沈溺于水者固死之道盤庚于此斷斷以死為說所以痛言之謂我今用賞罰無有遠近之間不遷而行死道者我用罪以伐之相從而行善道者我用德以彰之遷都則安寧無患是為邦之臧不遷則杌隉不安是為邦之不

臧其惟致告欲在廷之臣轉致告于民所謂斆于民由乃在位也恭爾事者敬守其職事無廢慢也齊乃位者整肅其職位無僭亂也度乃口者無起信險膚胥動浮言也想見遷都之議一興衆口呶呶失職曠位全無紀律盤庚猶反覆警告雖曰明正法度而終無忿疾之心終能委曲以濟事嗚呼三代王者之氣象所以終非後世所可及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䙝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此書其殆告之于臨河將渡之時歟王庭行宫之常次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此節首言先王能承民故民亦皆保君承順承也浮如物之浮于水天時猶水也君之舉事猶物也水至即物浮時至即事舉消息盈虛與時偕行畧無差失故謂之浮也殷指亳殷也殷乃亳之別名盤庚以前未聞有殷之號此號乃因地而著是知殷指亳無疑虐災也懷懷居也商有天下以來本都亳殷為是天降大災先王不敢懷居此土有所作為遂徙而之他亦是見得民所利便而用之以遷耳此先王是指仲

丁下文復曰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則槩舉有商遷都諸賢君矣盤庚意謂亳有大虐故先王視民利而遷都今耿有水患故我復視民利遷亳隱然可見

予若籲懷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節既言古我先后惟民之承而民皆保后胥慼故

盤庚于此乃自言我亦惟民之承而民不能保后胥
慼也亦惟汝故而下是言惟民之承處汝不憂朕心
之攸困而下是言民之不能保后胥慼處此書諭民
凡兩言將試以汝遷道一試字見盤庚委曲樂易處
不屬猶不及也言爾之信我若有不及但有水患相
沈溺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
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上節但言民不憂君之憂于此却言民無遠慮是自

動其憂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懐爾然失于

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生曁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曁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廸

此節又告以祖考之神靈昭格切近于身也曰曷虐

朕民祖考之心以保民為心今視民之蕩析離居而
祇圖自安何得不降罪戾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上節言汝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
疾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心不特得罪于我高后雖

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匿破其奸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葢為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為諭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則順之則為善為良戕之則為凶為暴傳曰毀則為賊毀則即戕則也此専指其在心之事雖然我或得罪于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恕也于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黷貨無厭盡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后曰

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寳貨是吾君大刑罰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于我矣上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已對說盤庚曉諭頑愚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往哉生

生令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斯民之家而言語脉相承而意益緊切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正厥位正南面之位也或曰南面之位未嘗不正何必于此而復正之曰此新邑視朝之始也方其啟行越在道塗嘗次暫寓非巖廊比亦固畧勢分而與之親接矣既即新邑事體一新正厥位而撫綏之所以明尊卑之分也懋建大命令日遷都脫之沈溺而與之生生此天之命也所謂大命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上文既開釋之使之無疑無怒無讒言矣此方告之以遷都之本志也此節先看兩箇將字方得其旨大

抵災變之來天之所以開聖人先王將多于前功而
天降凶德令上帝將復我髙祖德而亂越我家見得
禍之于彼所以開之于此非偶然也此專以成湯遷
亳之事為令遷亳之證甚明切多猶增廣也前功指
亳乃前人之舊都也凶德災異也朕邦即亳盤庚以
令日所都而言也復髙祖之德謂復湯故都上篇謂
紹復先王之大業而此言復髙祖之德者有盛德即
有大業德即業也及者及事之及言我及得以篤敬

其事而恭承爾民之命弔至也極也由從也靈神靈也極欲從神之靈各非敢違卜此時所言則見成湯之遷亳以災異而遷中篇所言則見仲丁之去亳以災異而去意各有所指而亳之事體互見矣敢恭生生不暴慢民而能鞠養之又謀畫區處之而使之咸保其居我則次序而加敬也復諭之曰汝無聚斂于貨寶此乃生生之所自用不可奪也

融堂書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書解卷八

宋　錢時　撰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營求者經營而求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居喪也亮信也陰默也亮陰猶云真不言也首即言明哲實作則觀此語只從頭說此不言所知者何事見得古人論學此乃平常日用更無他岐故當時在廷諸臣亦皆知有此但未為深知高宗未識得高宗深淺耳古聖教人千言萬語只以知為的知即覺也雖然明哲即知也明即哲也哲即明也洪範則曰明作哲詩則曰既明且哲若有二義何哉曰無蔽

于心之謂明無蔽于物之謂哲故大禹以知人為哲但明己心不明外物是知之猶未盡也猶有偏也曰明曰哲兩無所虧方是洞覺宏通縱横無礙則即天則即秉彛自然之則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帝賚予良弼非令日矣高宗不言含蓄未發及羣臣咸諫乃用是作書以誥之故曰王庸作書作書者

但書而示之于簡猶未與羣臣接語也夫良弼之夢雖不知何時詳其語脈當在免喪之後出而言之有何不可必待羣臣進諫而後始告何耶嗚呼使夕而夢晨而語侈然輕出喧動播告而無以重斯人之聽不知者未必不以為怪寧肯遽信耶必待羣臣諫而後語止示之以書而復不接之以語此其審于所發非後世淺知小識所可窺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

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傴蹇山林之夫代刑徒為役以茍活非有平生之素譽望之重薦揚之力其形容狀貌適與夢合而遂躋之朝廷之上置諸左右而師資亦異矣而高宗不以為異在朝不以為疑而傅說亦傴然居之不以為非分何也曰此非後世俗見所可窺也以為異以為疑以為非分者皆俗見也巍巍宇宙此道獨尊形迹兩忘道心默照安有許多事哉以是觀之耕夫釣叟即

曰命相自是古人常事雖然非有志于道如何感得
上帝又如何感得傳説高宗之識不可及也而甘盤
舊學之功亦大矣可謂萬世法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歳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曁乃僚
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
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金成利器必假磨礪然猶未也今我學道如涉大川
倘非舟楫之利終何由濟也抑猶未也止于一身而
已未及于四海之利害也必如大旱之得霖雨而後
高宗所以倚賴傅說成德之功者備焉同列之間一
或不和朝廷議論自有不合有乖匡君之義多矣況
傅說自匹夫躋之父兄百官之上而同列有一人之
不同心卻計利害此高宗之深慮又所以廣傅說輔
德之途也高后先儒謂成湯謂之我高后則上云先

王當是言古之先王矣然此三書屢稱先王皆指湯
不應此獨言古先王是高后亦不可作湯說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
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方以痛諫望傳說而傳說乃首以從諫望高宗
嗚呼旨哉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所謂治民者如何法天之聰明而已雖然不可不知所戒也不知所戒即是不知所憲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

承上文省躬之戒復汎舉十餘條以進疑若雜然而無所統紀者細玩繹之條理井井而其歸宿乃在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嗚呼至哉無非憲天聰明之妙傳說進諫必非汎為此論必是識得高宗受病之處其他雖不得而知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而孔子

以為僭則于甲胄干戈必有可言者矣細玩王惟戒
茲之語辭氣截截殆非汎論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
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深許以能行矣說宜其以諫行言聽為喜洋洋
稱贊之不暇也而說方且起敬起恭以告曰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夫高宗方以欲行為言而傅說乃以行

為難此其語意正與上篇從諫之對相似舒徐詳練持重雍容不以彼之欣欣而輕許不以彼之方鋭而苟焉放過也嗚呼至哉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羮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謂舊甞學于甘盤旣乃遁去遠在荒野迹其所往又居于河求之于河則又往亳及其終也莫知所之蹤跡泯没竟以不顯是言學未究而甘盤遯而我遂無所師所以致知工夫尚爾有欠訓我之志正有賴于爾說也此語正對非知之艱而發不言其他獨言訓志與沃心之命不同甘盤修之于前傳說修之于後交致其力以成其功是謂交修言爾當交修我無若甘盤之棄我而去也味此語則甘盤遯後其皇

皇窘切之狀可想而知汝訓我志使我開明我能行汝之訓不苟于知也故復曰惟克邁訓此語正對行之惟艱而發或曰甘盤舊學方有端緒曷為不究竟而遽遯耶曰此甘盤所以深有力于高宗方為王子而篤志就學天資英敏不患其不好進而患其太鋭太迫耳若只相守專倚師資終不甚力一旦遠遯使之皇皇有求而弗獲庶其思之深念之切而有脫然感悟之路耳此甘盤造化之妙用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懐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案此節之辭永樂大典原闕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止言高宗肜日而孔子序云高宗祭成湯明此乃宗廟之肜祭也經止言越有雊雉而序云飛雉升鼎

耳而雊明其自野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所以識異也夫宗廟之祭始而摡鼎已而陳鼎于廟門之外已而迎鼎入于東方然後設鼎以載焉亦重矣況都邑非山林之比宫室非曠野之地賔侑工祝百職事又方環列在庭而雉自野飛來升鼎耳而鳴殆不偶然也先儒謂典祀無豐于昵爲厚于近廟而薄于成湯故有此異愚謂未安夫昵者昵近也考諸古語如昵比如私昵大抵皆不正大有阿私之意觀高宗尊慕

烈祖直欲以之自期必非薄于成湯者宗廟之彤而獨祭之豈尊慕之過故特異其禮以私之歟此正所謂豐于昵也豐于昵以邀福恐非所以尊成湯雉升鼎耳而雊其殆不聰之異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傅説戒之切矣豈其聽之而畧于餘祭而又未免有豐于昵之過歟嗚呼習氣之難除如此行之惟艱信乎其不易也高宗彤日之書後又繼之以高宗之訓其訓辭必更深切惜其書之不存

也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天之監視下民惟主于義而已孚命者天降壽夭之命一定而不易也大抵人君有過若正攻之雖力爭抗辯未必有益不正言其事而獨與之論理未及豊

于昵之非而獨汎論天道民命大公至正之不可誣所以攻高宗之病力矣此所以格王正厥事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又言天之所主者在義而王之所主者在敬民民皆天之所生是天嗣也王誠敬民而使之不陷于失德則有以合乎天矣安有宗廟常祀特祭成湯而豐于所昵也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序云殷始咎周今讀此書初無咎周之文曷為而有此書法耶曰首著此語所以明西伯之心也非乘黎而後咎周也殷始咎周西伯始不得已而有乘黎之事也何者乘襲也夫方伯連率討罰不義之諸侯固宜上告于天子矣安有既戡黎而殷始知哉西伯既戡黎而祖伊恐是戡之時殷不知也是襲也襲近甸之諸侯而天子不知豈西伯之得已也周之德化日

盛而天下之心日歸方是時殷人忌之始咎周矣殷方咎周而不義之諸侯日殘民以逞在西伯又不容坐視吾是以知有不得已之心焉孔子定戡為乘而首發殷始咎周之義所以明西伯之心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康安也虞亦安也迪導也不導之使率乎典常也摯

韻書云握持也大命已去不得而握持矣祖伊只論

天命人心全不就利害上商量不就事勢上計較祖

伊此一段主本在淫戲自絶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乃功卻是暗說西伯覲再提殷字發語而下文以爾

邦對說意脈可見言殷之喪亡在即日矣今指西伯

之功烈而觀之安能無戮于邦言殷必為周所滅也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圻内國微子啟帝乙元子紂同母兄也吕氏春秋謂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尚為妾改為妻而生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故此書稱王子而微子之命稱殷王元子至孟子書乃云以紂為兄之子而有微子啟是微子為紂叔父也

此殆失考若紂叔父則是非帝乙子矣安得謂之殷王元子乎錯亂也君之所為莫非天命紂荒迷舛繆不一端也而孔子獨以錯天命斷之的哉然熟觀此書問答但歷陳商家將亡之證而各謀所以自處畧無一語為紂謀者二子豈忘君而自私者耶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正是此書斷案若有一毫私意何以謂之仁葢紂至此如人將絶雖扁鵲倉公無所用之宗臣大賢知其已不可救藥只得各謀自處為自獻先

王之訃序書錯天命而首提一既字深得此書大旨所以明三仁之心也不知其仁斷不可觀微子一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草竊乘亂而為盜也草有撩亂不齊之狀紂之無道不可殫述而微子獨斷之以沈酗于酒之一語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聖人知幾見微豈虛言哉古人言飲而名詩為皃製杯而取義于舟皆所以戒沈溺其中不可拯拔德之亂敗孰甚于斯沈酗敗亂四字道盡他不必言矣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正是布列朝廷當用事之地相與以維持法度者與三公三孤不同公孤無職事惟輔成君德耳紂亂敗厥德

既背而馳反所用事以倡亂于天下者無非小人而公孤之任為虛設也吾家是言殷家微子言我憂悶無可奈何其殆發出狂疾吾家旣巳耄亂無所容其身惟將遯遯于荒野耳令二師若無說以教我則我顛隕隮墜將如之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毒者甚之之辭言上天毒降災禍以荒亂我殷邦此正是讙告人主使之知悔也方且興起沈酗于酒乃于所可畏而畧不知畏犧牷牲用器實曰用案此下疑尚有解舊脫去

融堂書解卷八